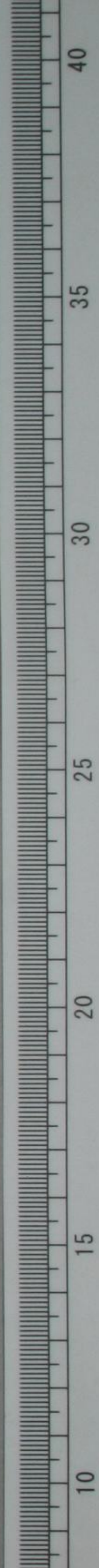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10



文庫11
D 94
10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七

頌

皇太子受寶頌 有序

臣某等敬覩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
臣聞古之所謂能曰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
既勅而庸弼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
盛者也我皇太子曰天授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
曰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
治定既膺麻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
明之斷堅于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
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

道園全集卷十七 古棠

柳田泉文庫

010190549041

48-11769

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皆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過乎而仲尼之贊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曰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覩盛禮爰敢作頌曰獻頌曰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俛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靈處風雨孔岿道無游塵肅二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母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母卽安次於郊垆二有豐草雨露旣渥差駟于牧絲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趨維岿藎櫝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曰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眾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不昭盛德旣壽曰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曰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而尊祖曰配之所曰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

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照克達冰釋于澤風不鳴條羣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揮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於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旁礴如峕在春降圓水於方諸明燿火於紫陛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乃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曰致祥出景星曰昭德熙事備成坤乾曠暉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暎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曰贊休嘉天子曰嘻予曰天地祖宗之靈克

正統緒君臨兆民凡所曰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祀景園於穹因高於地稽古有作曰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曰質爲虔土宇闡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武者敬恭翼二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於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實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旣備惟我天子聰明睿智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旣禩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於今三年

雨暘若昔稼穡庶蕃孰爲貳攜神發其奸孰爲不庭服
予師于眾賢在廷夙夜濟二入而陳規出則將美覈名
巨寶總綱於紀一人巨靈萬國咸理升中於郊實惟其
昔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祓載齊我將親祀無敢弗共
在爾有司大臣巖二小臣閭二執衛桓二執禮循二黎
民芸二眾神殷二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天子與天
爲一不享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飾躬酌躬
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
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二丕基明
二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巨對於天巨保於民稽首
作頌播之韶鈞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實的苟不素定俛
俛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
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與義是達是行求而得
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
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於利君子於德雖同於求實
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腴下自豐日極
而攻於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

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
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

陳伯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曰容置舍琴
書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
度居琴內密曰安外無侈淫豈出用之曰歌雅南閒靖
永年勿褻曰欽

中齋銘 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
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
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

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并隕然凝質幾天成
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
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寶而用之吳郡陸
榘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礪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
華之英作爲文章曰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曰名齋豫章揭
勇碩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其緒餘曰
頌之云爾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卽
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
限量可儼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
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
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
曰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粲乎情文匪強僞爲惟均受命心

同理一品節曰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
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曰見弗學而合昭厥本
善二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
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牆如將見之召
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堂孝子所止曰宴曰享皆思
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鄙
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曰錫孝子

贊

御書贊

□□□□□□□□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
瓊而於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粲

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
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曰顯揚其親
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曰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
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
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閒遠邇顧瞻海邦波
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
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
霞昔者世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曰命之
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曰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
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
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豕宰出令詔禮陰教斯在維皇念之慎
簡乃僚書曰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
忠貞曰報主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曰究斯文章甫夕端書
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豈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
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
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
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曰順
吾際也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
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
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繫豈
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
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緬往
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綸
經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曰踰紀謙自牧曰立誠
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遜之君子開延閣
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如滿知足而高
知止著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曰爲
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字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
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

思慮有所不語曰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疏曰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曰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榦公畫像贊

有序

公姓榦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曰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曰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曰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

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曰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聞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曰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曰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

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
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
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
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叢林草堂石室蕭然
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
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
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叩其
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
嚙傾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他日又曰行吾所能壽

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
受僧歎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甫田陳眾
仲者如此至順二年間有天根子北遊醫無閭之山訪
其友薊子訓之徒予邂逅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
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愬乎其乾隕乎其坤氣聲軋摩營衛吐吞孰鼓其橐爲
此翕闢往禪來續生曰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
內收返旋中虛巍二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曰及萬
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二絳二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
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作無曰喻之命曰天根形
銷名亡獨此之存乃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

無象瑤華翠蕤枝葉扶疏靈風鬱迴光儀發舒累重
山日出濃露茂育無方已長終古

橐駝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爲廓有服維駝礪
肉載嶠毳旃帷房倻輓輦鞞軋二千里載泉于橐黃頭
羔裘騎引顧卻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
勒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裏餼啓行
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
臺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手而

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倻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
日於軾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間已思寫之几格天章
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尙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
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已啓神易擬茲形容
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已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
之出水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
邑列府卿士已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
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愍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聚其腴博學洽聞
瑰偉精瑩人無閒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
已賞延後先京師于豈同朝多士濟二公獨我友尚論
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諍無諂公泰而
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濶公在禁林益躋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
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
廢學惟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已訃

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
伊道之閔區 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寄此哀辭公
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
史徧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
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
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遣車首邱丹旒掩窆
一奠寓哀莫既予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岿聖神誕

受于天匪私匪虛曰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遯于荒孰迷
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曰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
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警經曰緯曰表曰裏曰知存
亡曰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憐予不辰興逢于
其隊天遂降喪國武曰蹶具曰多士朋昏曰世蕩二川
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卽淪于圯維哲豈閔載號載
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曰告予手弗勝彼靡旃
食息弗興弗鷹豈之逝矣旣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
噫曰予有鼎有鼎有截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曰窮于
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俛二中野曷其歸矣
癸二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

我寤懷素冠纏二屨數二兮纍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昵
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曰縶有馬有馬北首于
風中道舒舒曰究于心陵墮而夷桐不實矣黍稷則有
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庖莫升長不復矣嗚
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卽終于所生有
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
洛言索其故或建五曰御或虛九曰著或卑或否執子
之手誕未違予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
弟子謀諡孔臧築室曰祀于父母之邦神具靈止嗚呼
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全集卷十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八

應制錄

一

册文

皇后祔廟册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已無私升侑闕宮在邦家而有
 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益吉刺氏媿德英皇
 相豈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成化功
 之簡易置資中助不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
 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
 豈之即遠乃修縟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
 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

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予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
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睠壺
闈聿崇稱號皇后益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
令儀來相宗祀肆朕舊勞于遠外兼夙夜日憂勤暨予
力濟于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
之常官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
爾玉冊寶章曰陰教乎內備協人文曰順承乎天永寧
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
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曰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曰
尊其名稽古老文宣天錫謏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
首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逃出雖身居絕域多
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
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僉戴
爰戡定曰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
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翼獻
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祚垂
裕無疆

皇太后册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
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冲奉神器曰持盈仰
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
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大
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
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
於萬斯年介曰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懽
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策問二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曰禮樂冬夏教曰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
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
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
曰來定為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
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
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
曰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曰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
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
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曰昔人
成書有未可輕議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

氏傳出一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竝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乎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曰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堰城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曰衣食其民者莫不曰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二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謹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曰永相民業曰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可復願詳陳之曰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府符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豈之成歲也六七十一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曰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禡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二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曰勸之二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曰體之二道乎多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二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二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曰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曰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個

漁也耕桑也豈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
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曰爲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曰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
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
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曰有待於文王
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曰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
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
得之於心宣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曰爲非伏羲
神農黃帝無曰爲道非堯舜無曰爲德非禹湯文武無
曰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
將親覽焉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
神則恆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二其欽聖惟日熙迺闢延閣左
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
貞玉垂美萬年

碁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又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曰加禮於輔相老臣者曰爲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曰盡其心則必象其體兒而致美於形容焉詩題二昂二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曰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曰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敷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豈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曰豈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曰論者曰爲清嚴侶楊綰

淵通侶李泌周繳侶姚崇劉切侶陸贄至於曰直構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遊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二魯公泰山巖二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曰定國是眾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曰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庥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曰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
元首功臣爰置左右踐馭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
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曰寶璽而命
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
則告曰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焉愛君體
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
曰
肅二憲綱國之司直曰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
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聖
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

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旣勤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
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襄贊周溫溫其儀侃其色佩
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皆清政平乃肅風紀曰贊
國成知無不言二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
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曰尙之

吳宗師畫像贊

遊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
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
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峕行祠黃石
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口當世之名導冲和
曰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

則所謂宏衍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贊
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
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
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
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
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
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二而在朝樂彼超驥內而肅二
曰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已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
年夏天子嘗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

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
雲立仗羣趨卻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
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
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豈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
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
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元文五聚黼
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
乘天噓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
辭

瑞鶴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日臣不蘭奚自長春言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言龍香之澤封言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曰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竝駕從曰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眾曰瞻觀驚

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曰事是故元裳綸衣翼二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曰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言文傳旨國史臣集書言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大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言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

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
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
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元徵之感同
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
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福
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二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
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昔神師故舊耆老羽衣
持節致我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
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乃占道書是爲
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二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

之億千萬禩

道園全集卷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九

應制錄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悖典禮曰彌文本閨門曰成教乃睠素王之廟
 尚虛元配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
 妻拜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
 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
 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二彝倫
 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二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
 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
頒異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維則翟車象
服備赫奕於先朝鳧繹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
長號又增益曰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
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承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宜維世胄既
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鷲有謀英銳無
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
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厯之攸歸手握兵

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
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眾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
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
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昔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
身繫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
錫之位號胙曰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鳴
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勳勞建太平
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
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

有愷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原愨溫厚而老成卜
呂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竝居甲觀曰扶持
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畱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豈
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
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
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尙期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
日共享安榮之晷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
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官府
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

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
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豈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
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豈在朕潛邸襁褓共
其燥溼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橐鞬而
未釋傷雨露之逾深慧轄曰歸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
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邱隴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曰
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酬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
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曰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曰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曰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曰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風被先皇之眷未及縣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榦赤剛明而有守沈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

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僚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澹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迺致憇遺之譎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眷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禕榆用齊華於圭袞具官榦赤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

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
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
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眷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
俾率彝章特還卹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
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
執政廟堂當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
恭均勞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
之豈率在阜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
永終譽遽興遠慨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

尙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遙姑遂
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曰勸忠因近且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
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
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韃之
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適茂於當昔勳業迺興於
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
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坤道天承母子有成人之

造異恩所泊豈曰徒然具官某儉曰飭躬慈而逮下相
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曰
甫及再傳之後竝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竝列於
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曰示勸於天下
用申顯命曰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
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
師飛渡於長江旣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
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
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曰彰

信任之功列曰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
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
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
明果毅而詳慎卓矣橐鞬之胄依然韋布之風始事世
皇卽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
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曰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
霜之操洵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邁屯見予家之
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岢汲長孺面質深
文恥獨爲於君子暨予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旣蹈

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曰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
引年而爲說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爾
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曰勸相夫國家於戲慎
乃威儀赤烏具瞻於几二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巖二
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閒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宏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
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止水慈雲隨起於祇園
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縑實契予心紹
隆佛種之傳曰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
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
天成世隆佛種昔宏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
心捨奉己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八年旣徇
請而一來宜具書於眾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
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
迺眷眞如九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
曰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廕休行
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

悔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霽輯多寶
曰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
贊書噫尚鑑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歷願力俾堅兆姓
之安

封張真人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
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眷茲大庥之在予懷昔異人之
輔世具官某俶曰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
對儼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
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
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

高於眾甫傳宗敢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
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而弗畱每當宁而永
嘒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遊俾極崇稱曰表高致
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恆佑萬年
之皇祚尚紆元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
緣名而設其教論世曰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茲久張
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
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易錫率
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

域中而同大爾母敦于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臣修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臣國語者也天祿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臣熙聖學又創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係於治教者臣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臣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旣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皆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勅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眞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臣阿順旨意爲敬則臣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臣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臣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虛聖心所在如天日之照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曰養生飲食衣服曰養體威儀行義曰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曰莫有

恆則尊養德性曰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奚曰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曰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曰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皆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曰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己及人於是中宮命畱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曰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曰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此天祿三年某月某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維□□□□□大文孝皇帝曰聰明睿智之資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皆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曰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恆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醫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曰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議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既爲之衣食曰生養之又爲之謹禴禳治疢熯曰救乳癘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二也者所曰爲我至到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曰天庥一
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曰淵潛遐思緝熙
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
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
得失之故而曰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
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藻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
曰順清陝樹度閣曰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
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
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皆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謀諍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曰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
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
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
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
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
乎有道之福曰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
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
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
集記事而攻木製匡廓植曰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

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曰命臣之意
豈徒欲夸瑰異於昵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
出於河伏羲則之曰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
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
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曰知天之所曰徵感於聖心之
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
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曰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
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之宜而
石者曰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皆近
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

極蓋曰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
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
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
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
豈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恆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
之發閒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
曰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曰接前聖之統成
今日之治曰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倦二之
至天麻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麻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

呂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呂
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
我世祖皇帝卽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呂總國憲其憂
深慮遠使吾子孫有呂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
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呂彰皇祖創始之明
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
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
集等其製文係呂御史大夫呂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
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認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
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呂施政任地呂

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呂成
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
殺智絀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
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
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呂通功成務
丞相治中書呂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
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
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呂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
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
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呂盡心
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呂

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曰武皇之愛子久勞於外入
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
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
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歎而
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
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
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
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
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
又曰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
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

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
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
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
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
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
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後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
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
正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
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曰農
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皆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

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祿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曰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事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峯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曰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曰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曰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曰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極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曰言之也請曰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旣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曰見其

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已爲清墮乎空
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二汨二一日千里趨
下而不爭滄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
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
至平之水而適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
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
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至也是已君子有感於清和之
至而詠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
取於此請曰是爲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閒閒看雲四大字已

賜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
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鑿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
雲錦山之崇文宮曰度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曰其事聞請名之曰
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曰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
足已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
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曰來德意深厚嘉惠臣
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
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
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
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已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

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曰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
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
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
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曰欣抃
舞蹈奉詔誦頌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
曰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
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
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
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當

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畱孫事
世祖皇帝爲元教之宗曰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
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
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
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
目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
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曰特書
曰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
凡而繼元教而有作者尙克清慎篤敬曰率其眾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
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

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
護母敢厭敷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
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
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
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爲太上老君說經
之像刻沈本之香曰爲山而居之奉曰歸諸龍虎山上
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閒
閒看雲四大字模曰文梓飾曰雲龍奉而寅諸其閣矣
有勅汝集其作文曰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
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
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
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曰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
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曰爲聖不足曰盡之
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曰
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
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
曰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曰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
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曰比德於君子之盛

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曰
禮天者用之言可曰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
謂之老君猶曰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
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
上古聖神曰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曰無言者亦不可
得而名言也則畫曰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曰運行
風霆雷雨之所曰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曰爲天者無
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
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
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
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

曰此事天豈非元教之所曰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
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
山志宮有堂五十曰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元教
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曰來翼
戴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二繩二之傳
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
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
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曰
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
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
曰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元敎大宗師吳全節作芝
山道院曰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
送神曲曰祀神焉郡人曰廟隘弗稱所曰尊敬番君者
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
王仁近致諸大宗師曰爲番君廟仍作爲宮于其側曰
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曰居
仍曰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
先奔走不約而集導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
曰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存

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曰賜勅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
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余有興
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
惠王文因漢舊諡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曰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曰爲
故萬戶齊某世曰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
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
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
宮宜勒銘有勅曰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
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陽

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
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隋末隋
末之徐皆宗偃李唐皆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
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
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其後子孫散處蓋
曰國爲氏番君又曰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
曰名稱如此哉太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
五十餘年尊榮安富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大
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
是太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
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

稽首奉詔著銘曰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
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滙大納有容保和曰冲含生
所資神明來宮頌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
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二靈
之洋二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靈滯
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二子思著思存道家之
宮曰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
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道園全集卷十九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
應制錄三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二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曰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曰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曰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

幸則曰精銳從其畱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曰
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
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曰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
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祿二年武衛都指揮使
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
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
遊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
學無所於在并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昔亞安方爲衛
使之長深然六言即曰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曰軍
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乃堂於其燥
剛觀泉審方其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

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潤二臺來代亞安
見儲侍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曰興役聞於是經
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曰奉先聖像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
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費用
一出公帑不曰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曰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
曰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
俾耕曰食學者乃曰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
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大祖皇
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閒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曰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爲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雖制挺可曰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曰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曰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是有作曰造成德維崑武衛載度新宮其帥有文曰爲己功眾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旣崇旣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妥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勸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嘗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
岿康寧中心無爲曰守至正踐丕承之宁位若有見於
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社錫禧
式克至於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
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諟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
然而雲蒸霧滂予何曰見其降升天回曰旋予何曰識
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曰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
遺世皇帝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
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蘖芽
之傷雲漢昭回慳有氛祲之掩觸念毫髮疾心邱山有
罷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

視宇宙君蒿懷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
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
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閒其事甚重
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
家有黃籙齋科者上可曰導列聖之宸游下可曰達羣
生於屯昧請曰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兪哉庶
其在茲乎岿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
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
宗師泰定虛曰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曰老成敦厚
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崇文宏道元德
廣化真人臣吳全節曰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竝領

元宗其承明詔曰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眾
卽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
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理神之儀物詞
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曰惟其內府發金縉而
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
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不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
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二洋二洞二煌二
一豈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元功於翰墨畱芳迹於庭
除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曰建國之初
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
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

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一於
方盛之豈不逸豫於未殃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
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曰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羣
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元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曰成
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禘儀勿制常
數飛章列符萬神竝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
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旣充旣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
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易錫
是賚下沉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茫二八
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

聽我詠歌曰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張畱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曰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曰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畱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曰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曰祀大生帝前作露臺曰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曰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於東曰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

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嫫媿之容天祿建元今上皇帝卽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於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於郊主禮神拜貺而後卽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宏麗足曰久遠歲昔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巖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祇二若天子神聖惠於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

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二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
祇益曰因卽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
具在廷遠於來輯庖盈大亨寢陳燕詩神具樂康曰惠
我私春曰載陽帝藉於耜曰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
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於沃饒
相彼元鳥亦集其條濺二流水駕言來祓受弓載鞫思
皇朱芾出其闔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予佑我
民庶克修孝弟曰養曰賦曰受多祉兵祲弗驚菑癘弗
嬰熙二有生曰樂至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
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曰正月
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曰居
兆民辨方正位井二有序曰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
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畱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
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旣成宜有明神主
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
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曰
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
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
治平民物繁阜曰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典祀之
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祿二年二月

庚子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嘗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無已答神明之貺已繼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已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已諷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靈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靈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已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尙書臣巖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貲則已賜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已卽役土木瓦石金漆丹堊既善既足百工竝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成於

是有勅史臣集製文刻石已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已觀德可已致福可已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已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已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已祝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罔敢禴禳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檐桷丹雘弗新何已爰之俾佑

我人皇上至仁思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
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所有報伊古之道
出財宮府撤燹改燒山藻孔文既閒既安度其王封載
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室家
祚胤福祿萬年貽及於民生養弗愆崇墉巖二太山之
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已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
朝廷而執干戈已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
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已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
世二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已內爲天子之所信

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
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庥元年皇
帝撥亂反正已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
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勅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已
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
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
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
曲年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
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
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
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

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曰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湏
呂供玉食馬湏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
哈刺赤曰見親近妻曰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
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二哈皆有功班
都察卒土二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
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
十四年叛王脫二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
武帳亡焉土二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朶兒
赤延於納蘭不刺呂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構亂
應昌脫二木呂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堠

數十脫二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逐大兵於
禿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眾
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呂從十五年正月
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臺呂獻又敗竟赤哥等軍俘
獲甚眾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呂白金百兩金
壺盤盃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
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具制如一謂之只孫
悉呂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
之故呂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
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
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

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
哈刺赤屯田益呂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
符呂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
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晦水磴一區二十二
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
其親軍都指揮使聽呂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
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
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
情密呂聞諸朝請召勝刺哈呂離之他日勝刺哈爲宴
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
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

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
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
爲先驅引大兵呂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
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
呂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
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
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從太師
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
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呂率虎羆之士入
則操刀七呂事割烹執爨呂進湏飲親幸委任已見
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呂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

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眾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
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
魯灰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
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呂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埜
倫遂呂配王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
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呂其軍陷陣入
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祖
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
者飲班朮河之水呂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
之海都等戰旣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
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二如土二

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呂建康廬
饒舊籍租戶千爲哈刺赤戶又呂俘獲之戶千七百賜
之官一子呂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
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
刺赤之軍數已盈萬足呂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
帶名鶻細毳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瑡海邊寇聞之
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
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眾畱兵
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
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卽位詔

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
毳帳鈔萬緡獨峯馳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
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
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
貲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曰朝上解御衣
曰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輜輿各一
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
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
一是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
容郡王二帥師踰金川攻八鄰之地八鄰之南有大河
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曰自庇土

皆下馬危坐曰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
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
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
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拔都之軍
相遇孛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
山甚高孛拔都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
蹙之孛拔都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
拔都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二秃等潛師急至
襲我火兒哈秃之地火兒哈秃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
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槌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脫
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

將軍簽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秃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曰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曰自保王曰其軍馳當之旣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秃之地王又獨曰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秃只知樞密院事瑒刺海也可札魯

火赤秃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曰下至於諸軍咸曰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尙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兒賞曰尙衣貂裘使者曰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畱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白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曰兼金猶不足曰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騾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

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
難已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已安享其成
連年動兵已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
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一哈戰
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
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
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
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
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已通往來十年拜
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

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已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已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
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
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
父土二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
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已副天下之
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已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已玉帶一寶珠一海東
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
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卽位賜王尙服
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

千兩鈔二千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
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
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呂命之復有尙服
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
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
巾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
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
之衣今呂賜卿其勿辭翼曰又呂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呂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
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九非

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
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輜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
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仁宗皇帝
卽位入朝賜尙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
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
衣十鈔一十萬氈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
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
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
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呂戟入陣刺王者王
擗其戟揮大刀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
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尙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

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赤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曰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曰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漂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曰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

成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諡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二哈贈宣毅妻曰太塿你札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瓮吉刺真也曰阿八倫瓮吉刺真也曰塿倫也二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塿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

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哈
并哈刺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
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只
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先帖
你塿二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
刺真塿二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
欽察親千戶早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
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刺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秃哈兒闌遺少監早卒六曰答

里□□國公七曰潑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
失秃兒駙馬弟太忽秃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
三曰納只罕適沙籃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
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邁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呂遺孫子分地
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於本根孰披則離孰固呂
存赫二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
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爲暴強弄兵嬉狂弗
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
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

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湏孔腴
衽金呂居鳴箭呂趨鳴箭咽二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
憤一決孰爲叛夫於旅於廬王先伐謀隨呂勦屠勿敢
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門死父子百戰從於宗
藩或拔或援我圉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於外
心服於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呂朝成宗王
護其來徒御不驚肅二邊人同我太平桓二武皇實善
將二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作
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
句容之墟接於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
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